



## 黄菜

◎康传广



## 江海风物

前几天,82岁的老母亲专程为我做了一道“黄菜”,这道菜还是小时候缺吃少穿时吃过,现在吃起来没有特别的味道,只是把我带到了孩童时代。

在海安一带,“黄”和“王”读音有时混为“王”音,“黄”和“王”也就不那么分得清,所以,母亲就把“黄菜”叫作“王菜”。

其实,“黄菜”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菜。小时候,母亲做黄菜我到现在还记得,就是把洗净的胡萝卜缨子切碎,用开水焯八成熟,捞出控干。她在煮黄菜的时候,先把柴草放入锅底,再给锅里倒入很少的油,油温上来开始有滋滋的响声后,放入切好的干辣椒和生姜,再倒入黄菜,翻炒几下,加点水,适当放一点醋,稍煮一会儿,捞出来放入大碗里,再撒上几粒炒熟的芝麻和葱花就端给我们吃。有时候,还把做好的黄菜腌起来放进窑瓷瓮里,用盖子盖得严严实实贮存起来。一段时间后,窑瓷瓮里面的胡萝卜缨子既黄又酸,用这个酸酸的黄菜烧汤,吃起来酸溜溜的,相当于现在饭店里烧的酸菜,吃了十分开胃。我想,“黄菜”可能因此而得名的吧。

小时候,我们生产队里搞忆苦思甜。听大人们说,生产队里的食堂每年到了过年,要开一次忆苦思甜的伙食,社员们在参加完队里的忆苦思甜会议后,到生产队食堂吃饭,黄菜是一道必须上的菜,吃上它,就是要让社员们懂得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,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。黄菜作为忆苦思甜的必备菜,其实不是很好吃的菜,也不是什么大菜,就是吃出忆苦思甜的感觉。那个年代,粮食相当紧张,人们就用黄菜充饥当饱。虽然中医有记载,胡萝卜缨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,能够刺激胃肠蠕动,促进有毒物质排出体外,预防便秘的发生。胡萝卜缨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及大量水分,能够润肤养颜,增强机体免疫力,预防疾病。但是那时没有油水,人们老是吃这个黄菜就会吐胃酸水,感觉很难受。

20世纪60年代,我们一家五口口粮紧张。到了严寒的冬天,吃黄菜是家常便饭,黄菜就是我们放学回家吃的“主打菜”,而黄菜根本就不是我们喜欢的“菜”,只是充饥的代食品,清清寡寡,更谈不上营养。放学回来,看到妈妈弄这个黄菜给我们兄弟几个吃,心中有一股莫名的“怒火”。“不吃也得吃”,没有办法,只能过一天忍一天,日子总要混下去的。

前几天,我打了个电话,请母亲帮我做点黄菜让父亲送到我家里,我如获至宝。过了两天,我就用这黄菜烧了个酸辣黄菜,酸酸的、辣辣的,醇香淡然,感觉开胃得不得了。黄菜喝下去,身体瞬间暖和多了,感觉吃的是满满的农家味道。

过去吃黄菜是度荒充饥,如今再吃黄菜则是膳食的调整,时代不同,意义更不同。

喃喃细语  
◎陈顺源



## 紫琅诗会

雨过天晴我没办法挤下一滴雨水  
我们只是相遇

我满心感激所有的相遇  
感恩它们的不嫌不弃  
总是期冀着  
我们还会相遇



## 岁月流金

就和老伴种着几亩山地,维持全家的生活。贫困和窘迫一直困扰着这个家庭,老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,不能干重活,家里两个小孩,面前的小张是老大,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,在家跟着父亲种地,还有一个弟弟上小学四年级。

直觉告诉我,面前有一个渴望走出大山的孩子,更有一个需要让孩子走出大山来拯救家庭的父亲,我在心里已有了初步想法,只要体检、政审合格,这个孩子我一定要把他带到部队。

见我们好长时间没说话,老张嚅嚅地开了口:“各位首长,我们就想着让孩子到部队去锻炼锻炼,大清早从家走得急,也没啥好带的,就灌了家里今年刚收的半袋豆子,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!”

我们的目光这才转到放在一边的蛇皮袋子,原来里面装的是半袋黄豆。我的脑海里瞬间就涌现出了文章开头的画面:身背半袋黄豆的父亲与渴望走出大山的儿子,一起行走在铁道线上……

沉默半晌,我本能地想拒绝老张,但回头一看神情有些沮丧的小张,顿时改变了想法。我与李部长交换了一下眼神,最终半袋黄豆我收下了,只是我把口袋里带着的三十几元零钱硬塞在老张的手里,那半袋黄豆我也随手交给李部长,让他转交乡政府食堂。

小张后来顺利地来到了部队,不过跟我不在一个连队。听说,小张到部队后干得非常出色,入了党,立了功,后来还转了志愿兵。不久,我也转业回老家了,但后来有河南籍的战友告诉我,小张退役后留在济源城里工作了。

这一切,与那半袋黄豆有没有关系?我真的不知道。

## 相遇

◎侯求学

风卷着满地落叶乱跑  
我如孩子般地欢喜追逐  
却终究没捡回一片属于我的树叶  
我们只是相遇  
  
阳光和月光从不吝啬  
日日夜夜我都感受它们的爱抚

然而我终究没能存留一丝的光  
线  
我们只是相遇  
  
与雨的遭逢多是猝不及防  
倾盆而下浇灭我脸上的笑容  
可也有享用微雨浸湿衣的任性

## 半袋黄豆

◎黄文龙

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,穿着豫北山村常见的土布衣裳,衣服上一摞一摞补丁,他肩头背着半袋黄豆,身边跟着一个小伙子,沿着从山里伸出的铁道线,一步一步往前走着,步伐坚定有力,眼睛里充盈着火辣辣的希望之光,远处,东方天际,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……

30年了,这个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定格着,不时回放。

那是1994年12月,当时我在济南军区某团六连任职。团里决定我参加接兵工作,担任接兵连连长。

那年,我们接兵连的兵源地是在河南济源市。我们走访的第一站是坡头乡。我在电话里跟乡人武部李部长提前说好了,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到坡头乡走访,那里有市武装部为我们初定的三个兵员。李部长满口答应,一定提前做好安排。

这天,7点多钟我在宾馆楼下吃了一碗河南烩面,然后就坐着市人武部的吉普车往坡头乡出发了。12月中下旬的中原大地已明显有了寒意,一眼望不到边的广袤原野上,麦苗如茵,一派勃勃生机。坡头乡距离济源市中心不过二十来公里,吉普车在砂石公路上吼叫着,一会儿就到了。

在乡政府,我们与人武部李部长寒暄了几句,就一起往村里走去。前面两个预定兵在李部长的带领下很快就走访结束,俩兵憨厚老实,不是油头滑脑的样儿,我们觉得心里有底了。

第三个需要走访的新兵姓张,李部长却是一脸歉意,说小张所居住的山村距乡政府较远,且山路狭窄不通车,昨天已电话通知村干部,转告小张和他的家长今天上午到乡政府来。

李部长说得在理,我们调转车

头,回到了乡政府。来到李部长的办公室兼宿舍,一间略显破旧、黑乎乎的青砖小瓦房子,一床黑黑的棉帘子挂在门楣上。室内已烧起了土暖气,一把茶壶在炉子上咕咕叫着,冒着热气,人一进屋,浑身上下就感到暖暖的。

我们在屋里喝着茶水聊着天,天南海北地扯着,焦躁间,我看了一眼时间,已是上午11点了。我用询问的眼神看了一下李部长,李部长正打算答话时,门外却响起了敲门声,李部长收回了想说的话,声音平稳地说:“请进!”

随着话音,进来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,黑黝黝的脸庞,皱纹似刀刻,憨憨的神情。他进到屋子,一只手还拎着一只鼓鼓的蛇皮袋子,另一只手拉着一个小伙子的手,嘴里不停地说着:“快叫首长好!”

小伙子随着父亲的叫唤,瞪着明亮清澈的眼睛,瞅着满屋子穿军装的人,神情有些羞羞的,声音却是粗粗地说着:“首长好!”

中年人放下蛇皮袋,一只手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烟盒有些皱巴的香烟,用浓浓的乡音说:“各位首长请抽烟。”屋子里的人都挥了下手,确实,包括李部长在内,我们没一个人抽烟的。

中年人似有些尴尬,忙解释道:“让各位首长久等了。我们今天6点钟就从家里出发了,沿着铁道线走的,紧赶慢赶,耽误各位首长时间了,对不住,对不住啊!”中年人嘴里不停地打着招呼,两只手却有些不自在地在自己的粗布衣服上来回擦着。

李部长赶紧搬来两张凳子,我笑着让老张父子俩坐下说话。交谈中,我了解到,老张家住在坡头乡最偏远的一个村,离乡政府有十七八公里,村里不通公路,走三四里山路才能到达铁道线。老张平时在家里